

奧巴馬醫保 勢打擊經濟

國際
視野



潘迪藍
GaveKal
Dragonomics
資深經濟師

GaveKal 不崇拜 GDP（國內生產總值），不會單純用它來量度一個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。首先，GDP 數字經常出現大幅度的修訂，其價值是令人生疑的。更實質的問題是，究竟 GDP 可以量度到什麼？

例如，在私營企業，所有交易都是自願的，在計算綜合的附加值之前，所有成本都會扣除——若一家私營企業錄得虧損，該筆款項就需要從 GDP 中扣除出來。但在公營機構，沒有人知道如何衡量員工的附加值，於是唯有簡單地將他們的薪金全部加起來。因此，若一家公營機構虧損，其附加值仍然相等於它支付的薪金的總和，而虧損則在政府的財政赤字反映出來。

首季醫保開支激增

儘管如此，我仍然會暫時克制對 GDP 意義的懷疑，評論一下美國第一季的 GDP 數據。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具體的證據，顯示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改革計劃（Obamacare）會廣泛打擊美國的經濟活動。

美國的「可負擔醫保法案」（又稱「奧巴馬法案」）（Affordable Healthcare Act）的指導原則是，健康的年輕人需要多付一些醫療保險費用，以補貼那些「風險較高」的群體。在美國今年第一季的 GDP 數據中，可以看到醫療保健服務開支的按年增長異常地高，達到 9.9%。這是因為可以從補貼中受惠的人，紛紛選擇行使其權利。若不計算醫療保健開支，美國今年第一季的消費開支增長其實只有 1.3%。

這種與正常的醫療保健消費模式的差異，是用戶應該支付的費用與他們實際支付的費用之間的差額。由於補貼他人的組別（健康組別）看到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減少了（因為多付了保費以補貼其他組別），但自己卻沒有索償（根據定義，這個組別是健康的，所以並非醫保計劃的大用戶），他們自然會在「正常」的消費上減少那個補貼其他經常生病組別的金額。因此，被壓抑已久的醫療保健開支激增，而其他消費開支減少，並不令人意外。

等同對健康人徵稅

不過，不論你對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改革計劃的社會價值有何意見，在本質上，它無疑就有如對健康的人開徵新稅。其經濟結果就是，選擇自食其力的人，交稅之後，實質回報將會減少了。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·佛利民（Milton Friedman）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問題：若工作的人需要納稅來補貼不工作的人，那就不要奇怪失業率會上升。

美首季 GDP 實為下跌

從美國今年第一季普遍疲弱的 GDP 數據，可見向健康組別的人加稅對消費產生的衝擊，可能遠遠超過醫療保健開支增加的正面效應！這將會成為一個經典案例，用來比較可以預見因素與不能預見因素的經濟後果。

若這個趨勢在未來幾季得到證實，那麼希望美國經濟增長維持在 3% 以上的人，已算是異想天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美國增長可能只會在 2% 或以下。

例如，若今年第一季使用的平減指數（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指數，即實質 GDP 增長與名義 GDP 增長的差別），與 2013 年第四季使用的相同，那麼美國今年第一季的 GDP 更會錄得 0.2% 的跌幅。



奧巴馬醫療保健改革計劃有如對健康的人開徵新稅，勢將衝擊消費，美國增長可能只會在 2% 或以下。

（彭博社）

美國政府可能需要頻繁地使用「創造性會計手法」（Creative Accounting，即合法地改造帳目）的手段。

這種對健康組別的人「加稅」的問題，在於它對有錢人的影響遞減得很快，但對中下階層的衝擊卻很大；在量化寬鬆計劃之下，美國實際上是對富有的人進行補貼，中下階層的積蓄已經飽受零利率政策打擊，而房屋等資產亦已變得不堪重負。

我不知道美國的中下階層是否將會達到他們的容忍極限，但這種政策肯定會有政治後果。若因此而出現經濟衰退，以及更多健康的美國人失業，那麼這些人在下屆選舉中就很難再盲目迷戀民主黨。